

# 小地方做大文章

■ 徐贵祥

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，我在河南驻军某部工作，探亲回乡，要先从豫北南下，再从信阳东进，途经固始，很快就到了安徽境内的叶集镇。

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，告别老部队之后返乡报喜，一路看见，公路变宽了，路边的树木茂密了，一个个新兴的商业集镇在公路两边排队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。过了陈淋大桥，就踏上了叶集的土地。举目窗外，看见不远处耸立着一座五六层高的楼房，下面人头攒动，各种货物琳琅满目，倏然，一个竖在地上、高达丈余、宽约三尺的白底红字牌子映入眼帘——皖西市。

那一瞬间，心中一热。叶集镇升格为皖西市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这太让人惊喜了。

车子再往东边走，不多一会回到姚李镇的家中，亲人团聚其乐融融。吃饭的时候我问父亲，叶集是什么时候成为皖西市的。父亲愕然说，没有啊，叶集还是个县。我说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从陈淋大桥过来，我一眼就看见了“皖西市”的牌子，应该是界牌。父亲也疑惑起来，第二天找了一辆车，爷俩进行实地考察。到了地方才发现，那块牌子不是界牌，而是“皖西市场”的招牌，下面的那个“场”字，被一堆货物挡住了。

真相大白，父亲哈哈大笑。我说，我

很小的时候就认为叶集是一座城市了。父亲说，那是你的梦想，我说梦想成真

是早晚的事情。

在家乡人民的感受中，霍邱县之所以号称“文藻之乡”，主要依据来自南部洪集、姚李和叶集这三个镇，这三个镇在历史上文化典故和文化名人相对多一些。特别是叶集镇，地处豫皖交界处，大别山和淮西平原在这里接壤，又有史河航运便利，明清时期一直是商业重镇。抗战时期，在富金山战役中，这里还是国民党将领宋希濂的指挥部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个集镇，一个街上诞生了彪炳文学史的“无名四杰”——韦素园、李霁野、台静农、韦丛芜，还有蒋光慈、张日寒、赵赤坪等文化大家和革命者。在我记事的时候，叶集已经有了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，那时候，它在我的眼里就是一座城市。当初，“无名四杰”在翻译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《外套》《往星中》等外国文学名著的时候，蒋光慈创作《少年漂泊者》的时候，台静农创作《地之子》《建塔者》的时候，他们不仅站在了旧时代和新时代的转折处，也站在了城乡接合部，他们立足的精神土地，就是一座蓄势待发的城市。

我一直认为，中国革命同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，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民主与科学精神、世界范围内先进的革命理论，最早是通过文学作品传入中国并唤起民众的。为什么在土地革命中大别山民众最早觉醒，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

叶集就闻风而动，这一切都同此地文脉昌盛有关。叶集地处三省交界处，千百年来多元文化碰撞。叶集有舟楫之便，近代以来，随着沿海城市开放，西学东渐，凭借长江和淮河航运，接受外来文化，总是近水楼台。又因为地处华东，到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沿海、沿江城市交通便利，常得风气之先，因此叶集人文思想相对发达，视野相对开阔，创新意识一直比较超前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叶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从一个镇到一个计划单列的省级经济试验区，最终正式升格为六安市辖行政建制区，从一个方圆不足300平方公里、人口仅10余万的小区，到姚李、洪集两镇并入，从而成为一个历史更加悠久、红色文化更加丰富、文学力量更加壮大的文化大区，不过短短的40年间，确实让人振奋。今天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叶集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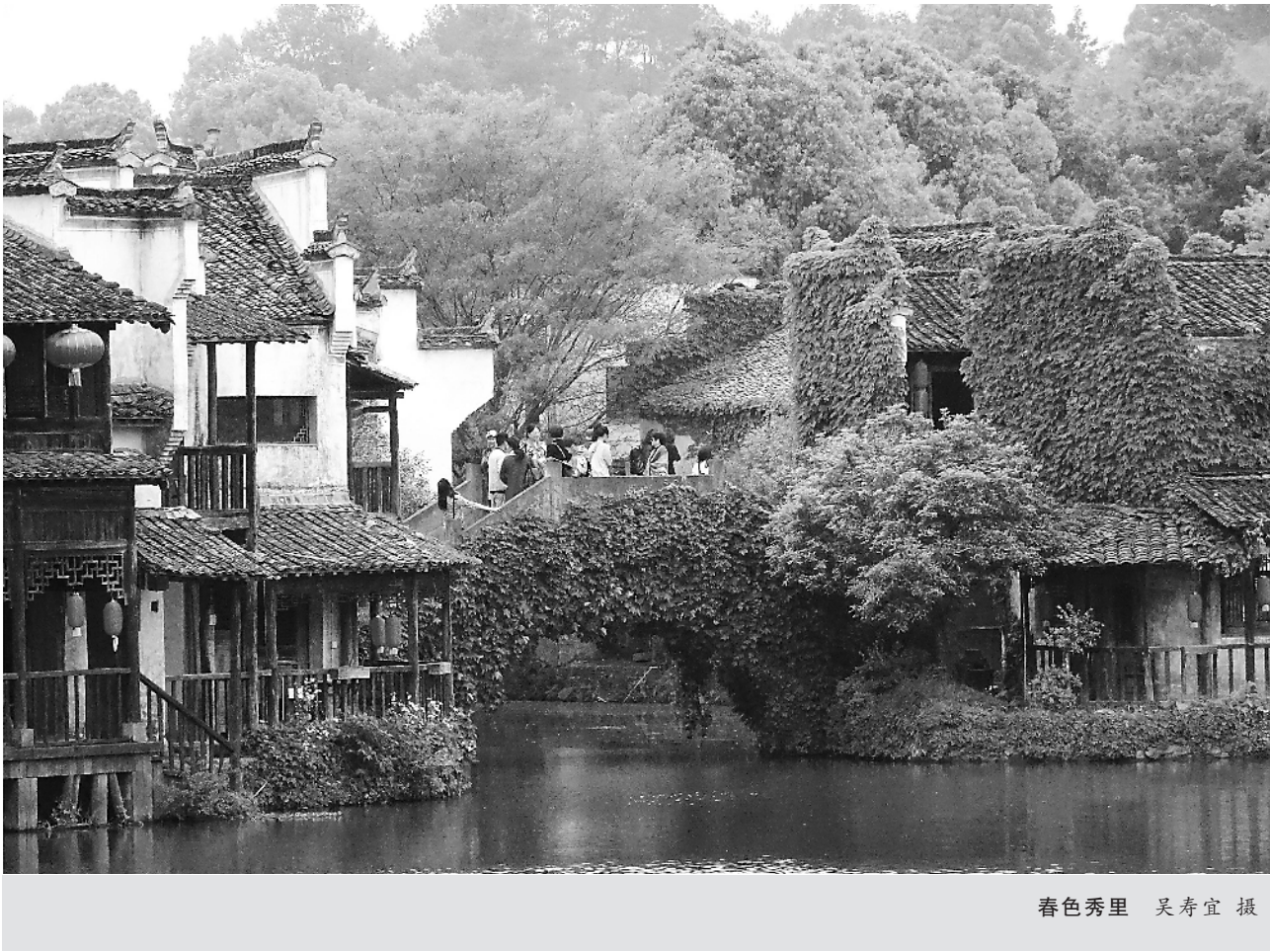
2021年，中华文学基金会工作组赴六安市调研，考察遴选“文学之乡”。在叶集这个刚刚脱胎于乡村的城市，我们看到，新建的文化中心颇具现代色彩，老一辈创建的刊物《无名文学》二度青春，文学创作队伍生机勃勃。

蒙蒙细雨中，我们先后参观了洪集镇文化陈列馆、老街遗址、会馆村杨国夫中将塑像广场、姚李镇文联、群众文化公园，叶集老街台静农纪念馆、江西会馆等。行驶在绵延起伏的冈峦地带，

眺望雨中错落有致的建筑，浓浓的诗意从心中冉冉升起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一方人也养育一方水土，这块土地哺育了文化，文化让这块土地焕发了青春。

回到北京，我展开叶集区行政区划地图，视野里的叶集版图仍然很小，570平方公里，人口28万，所辖4个乡镇和2个街道。在华东地区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叶集都是一个小区。而面对地图，我却看到了“无名四杰”和蒋光慈的身影，他们站在大别山北麓，看到的是世界，并且通过文学作品把世界送到了我们的眼前。昨天和今天的叶集建设者们告诉我，我很小，但是我的视野很大，我的格局很大，我的步子很大，我的胸怀很大。

叶集，明天会出现什么呢？一个“集”字，显然已经容纳不下它日益蓬勃的气象，我在心里，一直把它称作“无名区”。我期待，我心中的“无名区”不忘初心薪火相传，以文化的自信，以文学的力量，引导人民群众的精神，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

## 热血青春

■ 陈胜

儿子胡跃是舒城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，上班10多年来，也是让妈妈徐英自豪、揪心的10多年。

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。“妈妈，网上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向震区受伤者献血，我想参与，你看呢？”当时正在中南民族大学读书的胡跃打电话征求妈妈的意见。“当然要去献，你都二十岁了，国家出现这么大的灾难，我们要积极主动为国家、为灾区人民排忧解难。”

儿子越来越有担当和责任感，妈妈心里非常高兴。

献血的队伍排起了长龙，大家讨论着灾区人民的状况，热血在每个人的血管涌溢。“我们现在最缺血小板！”医生征求胡跃的意见。“只要符合需要，灾区人民缺什么我就献什么。”胡跃撸起了袖子。“妈妈，今天我献了两个单位的小血小板，因为医生讲灾区人民受伤后最需要血小板。”电话里，他自豪地告诉妈妈。

胡跃最相信妈妈了，妈妈是县里的一名工作人员，几十年来，家里的获奖证书和奖杯放了一橱窗。小时候的胡跃，常把这些证书和奖杯搬出来，太阳下晾一晾，又轻轻地放进去。有时他就抱着妈妈的大腿，撒娇地对妈妈说：“长大了，我要像你一样，获得更多的奖状和荣誉。”“好啊！咱们拉钩，看到时谁的荣誉多。”母亲鼓励着儿子。

“妈妈，劳动美。越努力，越幸运。‘五一’劳动节，回家做顿大餐，泡壶新茶，犒劳家人，勉励自己，要热爱劳动、尊重劳动。”“我边想边把母亲的雨鞋洗刷干净，晾起来。

急，急需血小板止血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呀。”胡跃向妈妈解释着。“灾区人民不容易，我们不能去抗灾，就多献点血。”妈妈眉梢间都洋溢着笑容。

胡跃好像天生就是做献血的料，从此，他一发不可收拾。他每半个月就从学校所在的武昌，花两个多小时乘坐公交车到武汉市血液中心献一次血。“献血小板吧，我知道医院最缺这个。”胡跃每次都这样向医生要求。

献血几乎成了胡跃生活的一部分。放假时，他就到县医院献；出差时，就到所在城市的血液中心献。每半个月一次，雷打不动，多年来，就这样一直坚持着。

2020年刚到，新冠疫情暴发。作为县医院工作人员，胡跃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值班的职责。已退居二线的母亲只好留守在家，为胡跃做好后勤服务。每顿饭菜，母亲都要特地准备几个像样的菜——儿子太忙了，每天都很晚才回家，看到他精疲力竭的样子，妈妈很是心疼。

胡跃虽然不需直接接触病人，但来访者的接待、指引、解释、宣传等工作，已够他忙活的了。每天口罩罩得紧紧的，耳朵边都勒出了一道道红印痕，有时跑得急，呼吸都有点接不上气。他累了，真想躺在办公室的长椅上休息一会儿，但他不能在办公室的长椅上休息一会儿，但他不能，因为一躺下他就能呼呼大睡，他只好揉揉眼皮，尽量打起精神。

疫情形势有所好转，这晚，胡跃刚迷迷糊糊睡着，突然手机响了，他激灵一下坐起来。原来，夜里医院转来一位刚遇车祸的伤者，出血过多有生命危险，而此时医院库存的血浆告急，请求志愿者紧急输血。胡跃摸摸自己的胳膊，上午抽血

“现在还能抽吗？”胡跃心里嘀咕着。“不能，刚抽过血不能再抽，这是常识。”“一个念头闪过。

“但必须要抽，救人要紧。”又一个念头闪过。

“抽！”胡跃下定决心。他迅速穿好衣服，向外面跑去。“100毫升、200毫升、300毫升、400毫升……”血浆汩汩地流。“不要管我，病人需要多少就献多少。”看着医生犹豫的样子，胡跃给她打气。

看到儿子一次次献血，母亲开始很担心他，有时劝他不要再献了。“那么多病人，靠你一个人的力量，你是救不过来的。”母亲有意无意地在他耳边唠叨。“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有限，但汇聚起众人的力量，那就是磅礴的。”儿子做起了母亲的工作。“还是要注意身体，不能影响自己的健康。”儿子的健康是母亲最担心的。

“放心好了。专家说没事，我献了这么多年也没事。”他向母亲做了个鬼脸。

胡跃似乎献血上瘾了。医院组织献血时，他献；病人需要时，他献；出现突发紧急情况时，他献。他的身体好像就是源源不断的血库，调节着社会的需求。

胡跃的家里摆着整整齐齐的献血证，20多本，码在一起，厚厚的一摞。“这是用鲜血凝结成的。”我们开玩笑说。“他连续10多年义务献血，目前已累计无偿献血16000多毫升。2008年6月，他加入中华骨髓库，成为全国1860928人中的一员。当月，他又申请加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会，签订遗体捐献书。”母亲徐英如数家珍，自豪地向我们介绍着。

胡跃获得了“安徽好人”的称号。领奖台上，他的笑容无比灿烂。

## 从“阅读量”到“阅读力”

■ 周慧虹

常见朋友圈里有人对自己的读书情况做盘点、列计划。一个人能够把读书当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自然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，不过，就笔者观察，不少人往往只是围绕“阅读量”进行盘点、规划，未免让人感觉有些美中不足。

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阅读需要有“量”上的积累。一年也不读一本书的人，期望其拥有厚实的文化底蕴、开阔的胸襟视野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只有努力地多读书，才能使书中的养分逐渐内化为我们的精神骨血。

阅读不能没有“量”，但阅读又不能仅仅停留于“量”。如果阅读量的考量不只是局限于纸质书籍，应该说，现代人的阅读量并不低。稍加留意不难发现，我们身边的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看手机、电脑，这当然也是一种阅读，只不过，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浏览式阅读，阅读的内容大多是有趣的网文、好笑段子。这样的阅读量，固然能帮我们打发一下无聊的时光，给自己带来片刻的欢娱，但就其根本来讲，无益于我们精神的充实与成长。

一个真正的读书人，既要追求“阅读量”，还得追求“阅读力”，某种意义上说，阅读力的作用甚于阅读量。

阅读的意义，在于通过勤读善思，使得我们的精神能力有所增进。所谓精神能力，包括分析能力、辨别能力、想像能力、创造能力等。但阅读和精神能力之间又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。自古而今，书读得不少，却食而不化，把自己读成了“四脚书橱”的大有人在。这说到底，还是其阅读力有问题。只有当阅读力提升了，在此基础上增加阅读量，才能为一个人精神能力的持续增进锦上添花。

网络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，现代人尤其需要警惕的，在于浏览式阅读。浏览能够带来阅读量的增加，却不一定

引发阅读力的同步增长。很多情况下，它容易使人满足于“读”的表象，进而忽略了其内在实质。作家王蒙早就指出，阅读包括浏览，但浏览不等于阅读。浏览的发达，往往会造成信息获取的平面化、八卦化、消费化、垃圾化……“什么都耳熏目染一二，什么都真假莫辨、是非不分。没有分析，没有判断，没有发展，没有举一反三、没有见贤思齐，没有综合、没有创造、没有深化。也就是平庸化、思想懒惰、人云亦云，看似明白，其实糊涂。”

要提升阅读力，势必涉及读书方法。古今中外，种种读书方法不胜枚举，细究不难发现，它们都不乏道理，却又大相径庭。“适合的就是最好的”，不同的人各方面情况不尽相同，其读书方法也就各异，但终究殊途同归，为阅读者带来阅读力的稳步提升。

读书方法可以因人而异，但有些基本遵循或可为阅读力改善给予助益。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遵循，在于“高端的追求”。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决不能满足于浏览网文、段子，不能满足于读一些浅层次、凑热闹的书，而是要努力让自己亲近经典，努力发掘个人的选择、消化、辨识、质疑、延伸、创造等功能。唯其如此，方能使自己更多地体会到阅读的乐趣，更多地收获阅读带来的成效。除此之外，提升阅读力还必须做个有心人，善于将他人成功的读书经验与自身实际有机结合，于身体力行中催生聚变，成就自我。

每一个阅读者，都应告诫自己，讲求“阅读量”的同时，切忌忽视了“阅读力”的精湛。



## 前方菜秧

■ 余建民

池州张溪老街，下街头有一座小桥，桥两边分别有水流相通的两口烟鱼塘。北面的一口叫着后方塘；南面的一口叫着前方塘，面积是后方塘的四五倍，水深塘阔，碧波荡漾，是老街人浇浇菜园、洒扫庭除、灭火消防的重要水源池。据老人们说，这两口塘都是当年日本飞机轰炸老街时留下的弹坑。

早年在前方塘边以罗、林两姓为主形成的古村落，一直沿袭至今，老街人把它叫做“前方”。村中有座双井，一口单井，双井旁建有一栋两进祠堂，石鼓、旗夹排列有序，石臼、碾坊紧挨村旁；村子里还有所专供老街人读书、破蒙、习文、作对的私塾。村子不大，但因紧靠老街的缘故，住户殷实，庄子兴旺。

前方人很勤劳，他们见缝插针，在塘边开垦出一块块菜地，起早贪黑担粪水，精耕细作种瓜果。那时张溪没有菜市场，老街人餐桌上的蔬菜几乎都来自前方。每天清晨，街头巷尾都有手提新鲜瓜果的前方人走门串户，清脆悦耳的吆喝声，唤醒了沉睡的老街，迎来了古镇新一轮朝阳。不仅如此，前方人还承揽着种植菜秧卖给乡间人的活计。

每年的“处暑”一过，忙完庄稼活后的前方人就开始在园子里忙活了。他们把前茬的秸秆瓜蔓收拾干净，晒干后烧成火粪灰，深翻后再浇上一担担人粪尿，让它渗透发酵半个月，中途还不时翻挖，使土壤充分融合，让泥土细而不黏。直到“白露”季节，暑气彻底消退，他们开始整天泡在大小均匀的菜畦边，慢条斯理地侍弄着。园地在他们精心打理下，地无半根草，泥土黑黝黝，畦畦平整展，沟沟光溜溜。接着，滚圆的小籽丸从秧农的指缝中滚出，均匀地散落在泥土里，乌黑的菜畦上就有了希望的种子。他们播种是那样专心致志，神圣和虔诚，仿佛是在给土地神举行祭祀仪式。种子撒好后，再精选一些稻草，薄薄地盖在菜畦上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洒遍水，保持土壤湿润。从此，每天清晨和傍晚他们都要来到这里，不是浇水就是看苗，精心呵护着沉睡在泥土里的小精灵。

大约两三天后，地里出现一片嫩黄色，菜种开始发芽了。傍晚时分，他们掀开稻草，让嫩芽吮吸着秋夜的露水，中午气温升高时又将稻草盖上，待菜芽长成菜苗后，就不再盖草了。从此，前方人就整天待在园子里，拔草、间苗、除虫、

上肥、浇水，一会儿也不歇息。为了不耽误时间，他们干脆在地头埋口装满大粪的缸，在沟边放着盛满塘水的粪桶，以便随时为秧苗补充水分、养料。遇到干旱天气，他们便早起晚歇担水浇园，皎洁的月光下，前方塘边担水的“唧呀”声，让秋虫的夜歌声显得更加抑扬顿挫。他们挑干了塘里的水，磨破了黝黑的肩膀，浇灌着生活的希望。

一个月后，秧苗在前方人辛勤汗水的滋润下，终于出落成水灵灵的白菜秧，粗壮碧绿，生机盎然，菜农们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。白菜秧可以出售了，于是他们纷纷捎信给老主顾，雨后前来拔秧。一到雨住天晴风清气爽，经过漫长炎夏紧张劳作的周边村子的农人们，难得一次放松，纷纷提着大箩小筐，她妈陪着丈夫，大人带着小孩，一路谈笑风生，纷纷前来购买。老街也因此显得格外热闹，人群熙熙攘攘，商铺生意兴旺。为招揽顾客，前方人还上街揽客，把人带到自己的园子里拔秧。他们一般都在下街渡口、曹闸街口、上街游子巷三个方向集中揽人，有的还跑到炎帝庙去招揽生意。一拨拨乡人在他们的热情带领下来到前方塘边，看苗情、选地块、拔菜秧，园子里摩肩接踵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这时只见前方人手拿一根一尺长的竹竿，根据来人需要，一竿一块钱，半竿五毛钱，价格随行就市，看秧论价，丈量后由来人自己去拔。最后也要让他们在竹竿外多拔一二十棵，这也是前方人做菜秧生意的“诀窍”，图的是人气，盼的是回头客。

一般人家一次育秧十几畦，也有二三十畦的，生意好一两天就卖完了。于是，他们又开始新一轮的劳作，有时一个秋冬季节要育秧二三次，到最后没人买菜秧，他们就育成大白菜，拿到街上去卖，收入也不错。

其实，前方人不仅是培育白菜秧的专家，而且也是茄子、辣椒及各种瓜类秧苗培植的行家里手。早春天气，乍暖还寒，他们就借助塑料薄膜开始育秧了。“清明”前后，他们就将这些秧苗挑到离老街较远的庄子里，走东串西，沿途叫卖。为了赶回来干庄稼活，他们半夜就到园子里拔秧，赶到乡村时天还没有亮。

“竹篱扁担驮月光，夜行晓归终年忙。勤劳哪得清闲日？含辛茹苦不寻常。”前方人就是这样，以菜地为舞台，以菜秧当名片，夜以继日，不辞劳苦，辛勤耕作，用气力描绘生活，用汗水浇灌未来，努力演绎着极不寻常的人生舞剧。

# 黄山